



阅读副刊精品，请扫描二维码，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
 人间烟火气
尽在南门口

醉在那些精美朦胧的文字里。就这样，每周六下午，我有了一个去处——老街街沿上的旧书摊，要么蹭书看，要么买。

写作的冲动与梦想开始在心里疯长，凌乱芜杂的手稿越来越厚，但过了几日又觉得前面所写的文字幼稚可笑，缺乏深度的思考。我学起了身挂布囊骑着毛驴苦吟的李贺，周末又多了一个活动项目：星期天早上，吃过早饭，揣上笔、本子和两个馒头，走出校门，循着校园旁边的小河，往深山里走。走累了，坐在干净的石头上，听清澈婉转的鸟鸣，看波光粼粼的小石潭，和若空游无所依的小鱼对话，让思绪在这清静纯洁的世界里天马行空，然后在本子上写写画画。或者躺在一株茂盛肥美的水草旁，看碧蓝的天空里游云变幻，巨大的鹰悬停在山崖的上空，什么都不想，放空自己。

有一天，可能是把自己放得太空，不觉酣然入梦，一觉醒来，周围漆黑一片，满天星斗调皮地眨着眼睛。我惊慌四顾，什么也看不见，过了许久，眼睛才适应过来。借着星光，顺着小河回到学校时，已经要下晚自习了。同桌是一个喜欢读书的女生，她问我去了哪儿，我悄悄把这次的历险告诉了她，她掩口一笑，说下星期天她也去，反正无事可做。

第二周星期天，我多买了两个馒头，又特意买了两瓶橘子水，沿着探索的路线，两人一路向深山进发。路上我们谈文学，谈读书体会，谈写作。她说不是不想写，是不敢写，因为写出来的文字与心里想的差太远，我也有同感，她鼓励我通过投稿来检验自己写的文字到底怎么样。回去后，我买了一大摞稿纸和信封，开始疯狂地投稿。

高三那年，我的处女作诗歌《少女五彩韵》在《少年中国报》，就是后来的《达州日报·校园周刊》上发表，看着芜杂的手稿变成了工整的铅字，我欣喜若狂。好想把这份喜悦和曾经的同桌分享，可惜她在高二结束后就辍学了，至此杳无音信。

文学之梦在青春的光影里伴我一路成长，追梦的甘甜苦辣充实着我孤独寂寞的青春岁月。如今，我在无双休的日子里，早已习惯了起早贪黑，用蜡炬成灰的初心，点燃一代又一代学子的梦想，照亮他们的人生之路。

在青春的光影里追梦

□张家俊(四川)

这几日，“高中双休”成了网上的热门话题，我们高三教室里也议论得热火朝天。我坐在办公桌前，目光越过桌上高耸的复习资料，透过明亮纯净的玻璃窗，看着对面河岸明媚的阳光下，撑爆树冠竞相开放的红的白的春花，刚刚冒出嫩芽的河柳弥漫着淡淡的绿雾。更远处依然枯黯萧瑟的山峦，将思绪拉回我的高中时代，回到那每周休息一天半的岁月里。

那时，我们大多数人的高中时代，都是在背上一口木箱和一瓶浸满猪油的盐菜，在父母满是期待地目送出村口时开始的。我们褪去了十四五岁的青涩和懵懂，带着些许成熟和熠熠生辉的人生梦想，迈进高中的大门。高中的作息与初中并无两样——上午四节课、下午三节课，晚自习是没有老师的自习课，偶尔会有班主任在窗外观察，我们可以做作业、发呆，或看《辽宁青年》《读者》。我们读着编辑精心挑选的文章，与千里之外或千年之前的某个人进行心灵的交流，再揉进自己十几年短暂的人生体验，展开美好的遐想，与他一起伤感，一起狂欢，一起浪漫。我们如饥似渴地从有限的读物中了解外面的世界，纵横深广的时空，汲取丰富的营养，文学创作的梦想也在这痴痴的阅读中发芽破土了。

确切地说，我的文学创作梦，是在一个周末买到一本旧《诗刊》开始的。那时，星期六中午放学后，愉快的周末就开始了。骑自行车的同学总是在和煦温暖的阳光下，满载青春的喧闹，呼朋引伴地从校门鱼贯而出，到早已商定好的地方去放飞自我。爱好台球的男生三五成群地来到同学家经营的台球摊，要么单挑，要么打淘汰赛，旁边一大群同学喝彩起哄，好不热闹。我既无自行车，也无打台球的兴趣，于是在星期六吃过午饭后，独自一人走出校园，安然享受这周末无拘无束的午后时光。

在一条老街边上，一个旧书摊吸引了我的目光。大书小书分类排列在路沿上，轻轻翻动，有淡淡的纸墨香，旁边绷在电杆上的绳子挂着十几副笔力苍劲、墨色新鲜的对联，一位老者坐在书摊后。我蹲下来翻看，摊主并不做推荐，任由我翻着。我读了《诗刊》里的诗，觉得与课本里读到的不一样，那时课本里还没有舒婷的《致橡树》。我被那些诗深深地吸引，直到腿发麻，才问老者多少钱一本。他说：“看你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，这本3角钱，厚一点的5角钱，我也是从废品店里买来的，不然送你一本。”我买了一本，回到学校，坐在操场边的花台上，就着暖融融的太阳，陶

一键生成的诱惑

□侯为标(四川)

下午码字时，电脑右下角忽然跳出一个窗口——AI写作，快人一步，高质量文章一键生成，还顺带推荐了“DeepSeek”的原始股票。

我嘴角微扬，挂着一丝复杂的笑意，点开DeepSeek官网，犹豫再三，最终还是将手指缩了回来，似乎还没有完全准备好，或者说有点不好意思马上下手。至于股票，更不想去触碰。我并不否认，自己是真心喜欢钱的那类人，有时连做梦都希望早点实现财富自由，和抠抠搜搜的日子挥一挥手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但凭目前的智商，要想从股市上“薅羊毛”，无疑是痴人说梦，可谓“有贼心，没贼胆”，天上就算有掉馅饼的美事，凭我这双不算有力的手，也未必能接住。于是，我识趣地关闭了眼前这个诱人的小窗口。

最近常和文友一起茶叙，AI写作自然是个绕不开的话题。如今写作这行当的水越来越深，DeepSeek这款软件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，输入一个标题，眨眼工夫，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就已生成。现在很多写手都在使用，你若是不还用，那就亏大了，不但自动丧失了圈子内的发言权，还会被人贴上固执落伍的标签。有的作者尝到了甜头，沾沾自喜，经常在微信群里晒出AI如何点评自己的文章，自我陶醉在同质化的赞美里，拽都拽不回来。

我认识一位姓张的文友，最近半年颇有井喷之势，刊发的文章比过去三年发的总量还多，他的大名确实也被不少读者记

住了。此君干脆建个粉丝群，每天在群里晒文自嗨，收割潮水般的点赞。

其实我心里已经知道答案了，但见到他时，还是装憨卖傻、明知故问，希望他传经送宝。他倒也不拐弯抹角，表示明人不做暗事，眉飞色舞地告诉我，自己的确在用AI写作，这是网络白送的福利，清高不管用，不用白不用。AI写作很过瘾，好比你想吃一道菜，只要报个菜名，就有无数大厨添油加醋，为你提供云服务。而作者就像老鼠爬上餐桌，躺吃、躺喝，啥都不缺。

我愣愣神继续调侃，这样瞒天过海，就不担心被人戳穿？

他知无不言，为了避免或者尽可能减少AI代工的痕迹，在实操层面可以动动心思——多输入几组关键词，糅合一些场景叙事，再加上一些自己的“金句”，文章就合成成了。过去冥思苦想半天，敲不出三五百字，现在AI派上了大用场，省时、省力，命中率还高。据说，有些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除了加上作者署名，将AI自动生成的一篇文章，原封不动地一键海投。

我撇撇嘴挤出尴尬的笑，对张某不讲“文德”的行为表示差评。在网络飞速发展的今天，我们在人工智能的速度与激情中，不断刷新认知。按理说，用什么样的方式写作，是相对个人化的事情，犯不着这么敏感，也没有理由对别人指手画脚。但此刻，我却如鲠在喉，心里就是有一万道迈不过的坎儿。

在我看来，文学创作属于个人情感使然，这些情感由作者个性化的语言和诗意的表达构成，贵在言为心声，有鲜明的辨识度，在浩如烟海的文字里，眉间有银河，眼里有星辰。作者可以展开无限的遐想，雪山草原、江南烟雨、小桥流水、鸣蛙、蝉歌，心之所感，化为键盘下的暗香浮动，吟唱对美好事物的所悟所感。

反观AI创作，尽管可以在转眼之间，完成一篇逻辑性不错的作品，但其却是依靠海量文字信息提取关键词，在排列组合的算法中速成的。这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文字加工，显然不能和作者斟字酌句，掰开揉碎的在场感相提并论，因为AI创作没有作者血液的澎湃，更没有情感的燃烧。

换句话说，看似万能的AI创作，其本质只是数据库存语料的重新排列组合，是一种隐形的格式化复制和模仿。不会出现作者手指点击键盘时留下的温热，也没有为自己作品中人物命运走向牵肠挂肚、夜不能寐的复杂情感。

掩卷而思，我承认自己在文学积累沉淀层面还存许多盲区，但文学创作不能急功近利，单纯为了发表数量，盲目找AI助攻，而是要拓荒耕耘，浇水施肥，才能让文字的青苗开枝散叶，蓬勃葳蕤。我始终坚信，“心中有丘壑，眉间显山河”。只有爱而不贪，抵得住诱惑，耐得住寂寞，才能在创作的道路上留下坚实的足迹，在文字的星辰大海里走得更远。